

湖北农民作家丛书



古河潮

熊衍锟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河潮/熊衍锜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1

(湖北农民作家丛书)

ISBN 978-7-5354-5564-2

I. 古… II. 熊…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39347 号

责任编辑:杜东辉

责任校对:陈 琪

装帧设计:周 佳

责任印制:左 怡 邱 莉

出版: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传真: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枝江市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0.375

版次: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314 千字

定价:25.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湖北农民作家丛书

编委会

主任：尹汉宁

副主任：陈连生 黄运全

委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方方 王建辉 王虹 刘传铁

刘学明 李武育 陈应松 杜海波

周艺平 高晓晖 梁必文 程良胜

总策划：方方

序

方 方

湖北有着广阔的乡村田园，湖北的乡村有着深厚的文化根基。那些散布在平原和山间的村庄里，有相当多的文学爱好者。他们热爱文学，痴迷写作。无论社会如何变化多端，也无论观念如何新旧交替，更不顾生活如何艰难辛苦，他们都不肯放弃这份对文学的热情。为了写作，有人甚至卖了房子卖了牛，写下的废稿纸摞起来比人还高。父母抱怨，妻子不满，儿女吵闹，他们都绝不回头。一写一辈子，自尝其苦，也自得其乐。

初知这些情况时，我很觉惊讶，觉得不可理喻。在一些场合发言，甚至还力劝这些乡村的作家们最好还是先顾及生活。生活安定，写作便无后顾之忧。

后来作协秘书长高晓晖跟我说，农民作家有自己的想法。他们认为自己虽然贫穷，但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和需要，应该同有钱人一样。他们愿意这样生活。

这话真是让我警醒。是呀，这样的生活难道就不应尊重？

在现今这样一个浮躁的社会，疯狂赚钱和纵情享乐，是许多人的生活状态。乡间的文化生活更是无从说起。如此的背景之下，我们的农民作家，却仍然甘愿独坐灯下，认真读书，逐字写作。或许他们的背后，有人冷笑，有人讥讽，有人打击，他们都不介意。他们只是沉浸在自己的内心世界，全身心地对着稿纸，尽情倾诉和表达。他们对精神的需求远远高于他们对物质的需求。没有强大的内心力量，何曾能做到这一点。他们的写，是他们的人生，他们写出的，也是他们的人生。

对于这样执着的写作者，作家协会应该伸出援手，给他们以帮助。我想这也是作家协会存在的意义。一个村里，有一个人写作和没人写作，全然不同。这样的写作身影，无形中还能青少年作出示范。

基于这样的想法，我们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开办一个农民写作培训班并鼓动农民作家把自己的生活写成长篇小说。作协则负责帮助他们出版。三十多位农民作家参与了培训，十位农民作家进入了这一项目。我们为每

一个农民作家指派了一名老师进行跟踪辅导。从写作到出版，时间定为三年。

改革开放三十年后，农村变化可谓天翻地覆。现今的乡村生活，与柳青的《创业史》时代，与浩然的《艳阳天》时代，与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时代，有着颠覆性的改变。它与我们以前通过阅读所了解的农村完全不同了。那么今天的乡村是怎样的呢？今天的农民们在想些什么呢？甚至，今天的劳作方式、生活观念、人际关系、日常起居以及价值判断与过去相比，又有着怎样的差异呢？

三年过去了。现在这十本书已经摆在我们面前。十位农民作家，在指导老师的助力下，几易其稿，拿出了他们的倾心之作。每一本书都从不同角度讲述变革时期的乡村生活，告诉我们今天的农民的所思所想。或许他们不前卫不时尚，形式上没有花招迭出，更谈不上文体革命。他们只是一老一实地写来，写得动心动情，诚恳踏实。从这些书的字里行间，我们能读到他们真实的情感，能触到他们炽热的内心，能感到他们充沛的力量，以及他们对家乡的无比热爱。我想，这已足够。

我们帮助农民写作，也并非要推出一部或几部惊世的作品。而是希望通过他们的写作，向生活在乡村的人们传达一种生活方式。那便是：在农村，业余时间除了看电视看录像赌博打麻将之外，还另有一种活法，就是读书写作。这是一种更值得尊敬的生活方式。

这比推出一部伟大作品更加重要。

记得培训班初办时，我在报上读到记者采访农民作家周春兰的文章。记者问她为什么写作。周春兰说为了尊严。

这个回答，让我永难忘记。

马驹离开龙船地去闯荡江湖时，就有人打赌说，马驹肯定能发财，能发大财！还说，他不发财，谁能发财？这不，他一个猛子扎下去，许多年不归家，在外头干什么？发财！

那时，马驹希冀自己能发财。他说，我有一个美妙的梦！我要是能发财，发了财，一定会回龙船地，为家乡做点儿什么，为乡亲们做点儿什么。他还说，让狮子古河作证！

一边的赌这样打了，一边的誓这样发了，狮子古河的水日日夜夜地流，华艳湖上的地，青了变黄，黄了又发青；岁月的轮回，早把这些带到了遥远杳杳处，渗进时间的隙缝中，溜得没了踪影。

有一天，马驹真的回来了，他让家乡人大大地吃了“二”惊——吃“一”惊简直算不上吃惊！本来，人们隐隐约约知道他发了财，没想到发了这么大的财，马驹把龙船地人结结实实地雷倒了！

他是在阔别十年后回到龙船地的，是一个多少有些巧合的日子。

在南方那个著名的大都会里，马驹早早做了精心准备，一定要在年前赶回家，同家人一起吃团年饭。弟弟马大寨也几次电话催促，说爸爸非常想念他，还让未见过面的小侄女囡囡，在电话里说，伯伯，我们都想你！马驹耐不住了，一下子归心似箭。我也想你们呀！都十年了，卧薪尝胆，十年生聚，一切都比当初的预期好得多，瓜熟蒂落，到了偿还夙愿的时候了，该回家了。可是，事情偏偏很不凑巧，他的公司在年前接到一个大单业务，活路赶到大年三十，才与客户交割完毕。外地员工只能在公司过年，马驹特意安排在一家星级大酒店，订下了丰盛的年夜饭。他以汤代酒，与他

们共贺新春佳节，顺便对公司开年后的工作作了全面安排。给公司副总徐紫燕、业务经理老苗、财务总监米大姐，分别做了仔细交待，便匆匆告别喧腾的城市，扎进沉沉夜色之中，踏上了千里返乡之旅。

启程的那一刻，他掀下驾驶室的按钮，《常回家看看》的优美歌声，把他的感情堤坝撕开一个豁口，对爸爸、对弟弟一家的深沉思念，还有浓浓的桑梓之情，仿佛高压釜里压缩的蒸气，憋了整整十年之后，一下子从阀门里倏地冲腾而出，是那么的炽烈，那么的不可遏制。

大年三十的夜晚，马驹驾着自己的保时捷，迎着前方不时扑来的明灭闪烁的点点灯火，沿着京珠高速，风驰电掣般驰过一道道山丘峡谷，穿过一座座桥梁隧道，飞越一条条湍急的河流，刺破暗夜里梦幻般迷蒙的田野和村庄，一路飞奔着向前，向前；出粤北，进潇湘，越长江，跨汉水，直奔荆楚大地而来。

与马驹同行的，还有一位搭乘便车的伙伴，是同村姑娘许红梅，她是回来筹办婚事的。车速越来越快，前方隐隐约约的灯光，夜幕深处朦朦胧胧的树林、屋宇、山丘的剪影，还有同向行驶的车辆，“倏”的一下甩到后边去了，许红梅提醒马驹说，车速放缓一些，宁停三分，不抢一秒！

“我注意着哩，我这车技呀，一级方程式的水平！”马驹开了个玩笑。

“‘二级方程式’也不能开英雄车！”

“你不知道，红梅。离家十年，平时忙着，来不及想家，一旦决定回来，就恨不得装上翅膀飞回去！”马驹说。

看着马驹那归心似箭的模样，许红梅又笑道：“什么翅膀比得上你的保时捷呢？在外头闯荡十年，还是个烧耙子等不得热的急性子！”

“这性子是改不了啦！我想我爸我弟他们，还有我侄女，都快想疯了！”

车还在加速，表盘上的指针，在150码左右晃动。马驹说着话，两眼全神贯注地盯着前方，不敢有丝毫的麻痹。

“再想也得一步一步走呀！”许红梅惊恐地叫起来，“不要命啦？”

“好吧，听从许红梅同志的教导，减速啦！”

表盘上的红色指针，慢慢地下滑，最终稳稳地定在120码上。

“现在想疯了，一年前、两年前干什么去了？”许红梅缓过气来了，打趣地说，“歌里都唱要常回家看看，可你十年都没回去！”

“是啊，你这一问，我倒无话可说了！”马驹心口发酸，“龙船地肯定有人在骂我，说我没良心吧？”

“没有。说你憋一股气哩！”

“是吗？”马驹自个儿笑了笑，“也许是吧。”

“龙船地人都说，你是最有恒心、有决心的人！”

“人是要有决心，可还要有机遇啊！”

“你也真够狠心的！”许红梅又说，“一走就是十年！听人说，你十年前离开龙船地时，是背着个大编织袋，装着几瓶老鼠药，出去闯江湖的。十年后，你开着保时捷回去，龙船地人肯定会羡慕死了！”

“有什么值得羡慕的？我的机遇或者说运气，比别人好一些就是了！”

“你怎么一走就是十年呀？”许红梅对“十年”特别有兴趣，总想探个究竟。

这怎么说呢？当年他马驹可是落荒而逃啊！这一逃就是十年！十年不回家，因为忙？忙到一两天时间也抽不出来？因为路途远？去了月球？去了火星？现在想来，马驹自己都莫名其妙，无法自圆其说。

“哎我说红梅呀，”马驹改换话题，“车后那个包包，是给周凯旋带的礼物吧？”

“我才不哩！”

“我不信！”

“信不信由你，全是我自己的一些破衣服，我能跟你大款比？”

“什么大款？算个小款吧？”

“不管大款小款，总是‘款’吧？可你好像两手空空，就带了一些烟酒？”

“是啊，带了一些茅台酒和大中华烟，除了孝敬我爸爸，同时，还要做一些应酬。”

“好像还有一台电脑？”

“一台旧电脑，给我侄女的礼物。”

“还有一样！”

“还有一样？”

“是呀，”许红梅有几分羡慕，“一张银行卡，胜过千军万马！”

晨曦冉冉升起，不知不觉间，他们跋涉已十来个小时，从外围绕过省城武汉，进入宜黄高速以后，车速又减下来，马驹高兴地说：“嘿，现在出汉阳了，再过沔阳，越毛嘴，穿过汉江大桥，很快就要到家了！”

忽然，许红梅的手机响了起来，马驹问：“周凯旋吧？”

“你怎么知道？”

“不是他还有谁呢？让我对付他，”马驹把着方向盘，侧过身子对着许红梅的手机喊道，“小气鬼，煮熟的鸭子飞不了，一会到村口来接吧！”说笑间，龙船地的村庄、树林遥遥在望，马驹情不自禁地喊道：“爸爸，你的

大儿子回来啦！龙船地，我回来啦！”

这年头，农民伯伯们的腰包里开始鼓了，又都图个来年吉祥好运，逢年过节都舍得花钱。从央视春晚的主持人，宣布辞旧迎新的那一刻起，龙船地的鞭炮声就开始响起，人们相互较劲儿似的，放的鞭炮一家比一家大，一户比一户响。冲天炮，焰火，争奇斗艳，在幽暗的天幕上，绽开一束束晶莹剔透五彩斑斓的花。浓妆艳抹的新年，带着硝烟的香味儿，披一袭明丽绚烂的盛装，款款而来。

吃过早饭，龙船地的龙灯、狮子、采莲船、蚌壳精，组成一支五彩缤纷的队伍，走村串户拜年了。陈也青校长、女伢爹也一同前行，他们每走一个地方，鞭炮锣鼓响成一片。

马长发门外锣鼓喧天，拜年的队伍来了。采莲船里的村姑，是许红梅的妈妈石三娇扮演，划着采莲船的是许红梅的老爸许洪茂，他们在门口停下来。

陈也青在门外高喊：“老马呀，我们迎接马驹衣锦还乡，给你们拜年来了！”又一挥手，“唱起来哟！”

鼓乐骤然而起，狮子进到屋里抖擞威风，龙灯在门前禾场上舞动；蚌壳精忽闪着蚌壳，画着“麻婆婆”脸谱的渔人百般挑逗；许洪茂撑着采莲船，唱起江汉采船调：

采莲船哪 哟哎哟
两头尖哪 呀吹嘿
我给木匠 哟哎哟
拜新年哪 划着
哟哎哟 呀吹嘿 拜新年啦 划着

党的政策 哟哎哟
年年好啊 呀吹嘿
农民的日子哟哎哟
步步高啊 划着
哟哎哟 呀吹嘿 步步高啊 划着

马木匠哎 哟哎哟
福气好啊 火吹嘿

儿子赚钱 哟哎哟
上了腰啊 划着
哟哎哟 呀吹嘿 上了腰啊划着

马长发喜气洋洋端出糖果，分发给大家：“来来，都请到屋里坐，吃糖果！”

陈也青挡了回去：“你不客气，年饱年饱，这年月，哪个的肚子不是胀得尾巴打鼓？我们一起来，就是给你拜个年，图个喜气，也是欢迎驹子凯旋归来！”

马长发非常感动：“陈校长，您是驹子的老师；女伢爹，您是龙船地的几朝元老，老天牌。你们先给我拜年，这话可念不成句呀！等驹子回来了，一定去看你们！”

女伢爹问：“马驹什么时候到家？”

马长发说：“来过电话了，说正在路上，很快就要到家了。”

“这好这好。我算了算，他这一出去，快十年吧？”

“这一翻年，就是十年了。”

“这小子决心大呀，一去就是十年，不发财不回来！对象谈好了吗？”

“还没听说哩！”马大寨在一旁插话。

“还没听说？他是花中选花，越选越差！”女伢爹脱口而出道。

陈也青指着女伢爹笑道：“您老说话有一本册的，今天怎么走瞠了？”

“我是激将法哩，”女伢爹哈哈直笑，“我要他马木匠多催马驹几遍，快把媳妇娶进门，快快抱孙子，我老头子等着喝喜酒哩！”

“这杯喜酒肯定有您喝的，忘了谁，也忘不了您老支书！”

“唉，”女伢爹叹口气，又说，“驹子他妈也真是的，那些年，瓜菜代的日子都熬过来了，人呢，倒像是叫鹰子老鸩叼去一样，命薄呀！”

陈也青也是唏嘘不已：“人要是活到今天，什么蒙牛酸酸乳，银露花生牛奶，不要说喝，就是拿了洗澡，马驹也能供得起呀！”又对马长发说，“老马，你还有半生的日子在后头，还得找个伴！”

“是找个煨脚的！我一天没有婆娘煨脚，心里就发慌！”女伢爹大声说，见大家笑起来，自己故意板起脸，作古正经做补充，“笑什么？心邪！人老了，没火气了，一个人睡不起热气来！好了，长发，我这人嘴巴放不下话，可说是说，笑是笑，我同陈校长就是希望你们俩爷子，有一天双喜临门哩！”

马长发笑笑：“谢谢陈校长，谢谢老支书，也谢谢各位乡亲兄弟！”

在村上的路口，一群不谙世事的小把戏们，个个穿得花枝招展，威风凛凛举着手中的玩具枪、坦克什么的各式武器，把马驹的车给拦住了。马驹直接喇叭，这帮小爷子不仅没有走开去，还把车子团团围了起来，叽叽喳喳唱起顺口溜：恭喜发财，红包拿来！恭喜发财，红包拿来！

马驹跳下车，乐呵呵地笑道：“哈哈，刚进龙船地，就碰上梁山好汉了，要红包！”说着，从包包里摸出红包就要分发，许红梅拦住给了，说他要天上的星星，你就上天去摘呀？顺手拿出几袋糖果晃了晃，吃糖吧！有个小姑娘眼尖，只看了一眼就撅起嘴巴直嚷嚷，我们不吃巧克力！许红梅问那姑娘，娟娟，你要吃什么？

“我们要坐车！”

“坐车？又改主意呀！”马驹笑弯了腰，“她叫娟娟？谁家的孩子？”

“伍立春的丫头呗！”许红梅又指着旁边那个女孩，告诉马驹说，“她叫彩霞，是李鹏飞的姑娘……”

“那俩小子叫什么？”马驹又问。

许红梅说：“一个叫秋征，一个叫改生！”

马驹很奇怪：“还有叫秋征、改生的？”

“你忘了？碌碁结子的儿子，叫秋征；大毛的儿子，叫改生呗！”

马驹想了想：“我记起来了！”一挥手，“秋征同志，率领你的队伍上车吧！”

小把戏们又不敢上车了。

“怎么啦，”马驹做了个怪相，“就这么一点胆子？上车吧，勇士们，别扭扭怩怩啦！”

改生带了头，小把戏们争先恐后一拥而上，车里塞成了饼干盒。

马驹嘻嘻哈哈直乐：“这就对了，马驹叔叔的车都能坐，对不对？”

“对！”

“‘碁’（对）什么呀‘碁’？还‘磨子’哟，一帮鼻涕佬！不收你们的车费，可要谢谢马驹叔叔！”许红梅打趣道。

“好！谢谢马驹叔叔！”

许红梅被挤得没座位了，只好步行，正好周凯旋过来了：“马驹，怎么才到呀？”

“还嫌慢了？一千多公里，我是马不停蹄，昼夜兼程，一刻也没有耽误的！”

“一路辛苦了！”

“没什么，男女搭配，开车不累嘛！要不是许红梅同志一路给我唱歌，只怕要犯困打瞌睡了！”

“想的美！”许红梅忙说，“谁给你唱歌了？”

马驹掀开车上按钮，响起《真的好想你》的歌声：“我可不敢掠人之美，许红梅同志想的是你周凯旋，我现在是完璧归赵了，要不要验收一下？”

许红梅说：“你真鬼道！”

周凯旋道：“别开玩笑，走吧走吧，你们一家人等你回家！”

马驹一声喊：“嗨，土八路的坐好，开车啰！”

马驹的保时捷轿车，在龙船地坑坑洼洼的泥土路上，颠颠簸簸地缓缓行进，仿佛一块巨大磁铁，一路上把所有过路人都吸附在身上。开道的，断后的；说的，笑的；推的，挤的，那么多人，全都围着车子打转转。在众人簇拥之下，马驹的车，仿佛不是开着，而是被大家抬着进了村子。

马家门口人声鼎沸，马驹开车到了，老爸马长发、马大寨和李乖乖夫妇、他们的女儿囡囡；还有前村的，后湾的，左邻右舍的乡亲们，全都围了过来。

这真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时刻，看热闹的乡亲们，围了一层又一层。他们同马家一道，分享着亲人久别后团聚的欢乐。

马大寨高高举起一挂十万响大鞭，马长发亲自点燃了，热烈又欢快的鞭炮声，宣告了马家两个时代的圆满对接。告别过去的屈辱，收获光荣和礼赞的时代来临。

马驹从车里出来，直奔马长发道：“爸，您好吗？这些年，您的大儿子想您呀！”又握住马大寨的手，动情地说，“弟弟，我不在家，多亏你们两口子照顾爸爸！”马大寨拉过女儿，快叫伯伯！马驹一把抱起囡囡，高高地举过头顶，亲了一口叫道，囡囡，我在电话里，听过你叫伯伯的！囡囡甜甜地叫了一声：“伯伯！”

马驹转过身，一眼就认出了几位老前辈，忙说：“陈校长，女伢爹，乡亲们，你们都好！”

“都好都好！”女伢爹说，“你还能认出我们？”

“您说哪里话？”马驹说，“你们几位老前辈，我天天记着，还能忘了？”

陈也青在一旁，细细地打量马驹，笑眉笑眼说：“不错，不错，像个老板了！”

女伢爹特别兴奋，对着马驹直嚷：“好小子，这十年你都在干什么呀？学阿庆，在上海跑单帮呀？”

马驹笑着给大家奉上大中华香烟：“到处混呗！”

女伢爹点燃了烟：“你这是混出个人样，回来见‘阿庆嫂’啦！”

马驹淡然一笑：“看您说的！”

“那车是你的？”女伢爹又问。

“是的，在外边跑业务，没有车很不方便，而且档次还不能太低！”“好啊，杂种，你是鸟枪换大炮啦！”人家的“大炮”没响，女伢爹自己的“大炮”先开了，“马木匠，你的大儿子是个人物哩！”

在乡亲们的夸奖赞叹声中，马长发不声不响站在一旁，悄悄打量着儿子，眼角上濡起亮晶晶的喜极而泣的泪水。十年前，大儿子背一袋老鼠药，带着心灵的创痛，愤愤然离家远行。十年的工夫，天变了，地变了，龙船地人的日子好了，儿子也就这样轰轰烈烈地回来了。儿子长得更高大了，像旗杆儿一样挺拔，像石碾一样敦实了；皮肤白白净净，油光水滑，一举手，一投足，一颦一笑，都成地地道道的城里人了。

见大家站在门外说话，马长发吩咐道：“驹子，快请乡亲们进屋里喝茶！”

“不了，驹子。我们得到处走走，改日再来！”女伢爹约了陈也青一同出了门。

是啊，人家小伙子离家整整十年，今日刚刚团聚，积攒了几箩筐几挑篓的话要说，该先让人家把话说完啊！

马驹返乡的消息不胫而走，马木匠的大儿子，驾着能照出人影儿的小爬爬回来了！龙船地天字第一号的新闻迅速传扬开去，看热闹的人们，一拨儿去了，一拨儿又来了，流水般络绎不绝朝这里涌来。

造化弄人啊！当年被祖法伯、伍立春们逼出去卖老鼠药的小伙子，如今风风光光地回来了。人家是开着小轿车回来的！保时捷车停在那里，白白的，亮亮的，人影儿走过来，一闪一闪的，一晃一晃的，无言地展现它无与伦比的高贵与华美。它是一张漂亮的成绩单，宣示着主人的富有与辉煌。

这事情该从何说起啊？你不服也得服，十年兴亡多少人！

门外，人们围着保时捷，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辩论，主题是：这车叫什么牌子？

“这就是桑塔纳哩！”有人很权威地说。

“屁话，这是蓝鸟！”另一人很有见地地驳斥道。

更有见多识广的高明人，一锤定音：“这叫广本，都值上十万哩！”

牯牛聋子吭哧吭哧走过来，竖起了耳朵问：“这哪是港饼？东河镇上的港饼，一元钱一个，我吃过的！”

“还豆饼嘞，你的伍立春、傅新兰叫你回去吃哩！”一个小伙子不屑地撇撇嘴。

女伢爹同陈也青，刚好从屋里出来，听见这里热烈的讨论，笑道：“争什么争？有本事也学人家马驹，去外边赚一辆车回来！”

“我们要有这本事，还在龙船地垡眼里啃老土！”几个人笑嘻嘻地说。

马家迎来了盛大的节日，一家人分别十年后的团聚，有说不完的话题。南方的都会风情，家乡的轶闻趣事，都悄悄变成丝丝缕缕的离情别绪，交织着穿越时空娓娓道来，一家子显得亲情融融。小侄女囡囡出生后，是马大寨在电话里报了喜，做伯伯的马驹给取的名字。这伯侄俩果然有缘分，小囡囡依偎在马驹身上撒娇，马大寨说，这鬼丫头就是会花人，野杨树条子，插到哪里就活了！小囡囡忽然掀起马驹耳朵，嘻嘻哈哈笑起来，“伯伯这里有个小眼眼哩！”马长发一听就骇然变脸，大骂嚼舌根子！马驹却直笑，“我侄女调查研究真仔细呀！”

“快下来，把伯伯的衣服弄肮脏了哩！”马长发喝道。

“爸，没关系！”马驹在侄女脸蛋上亲一口，“今年该六岁了吧？啊？读小学一级了？上学稍微早了点，也行！”说着，从保时捷的后备箱里，取出一台电脑，“囡囡，伯伯没给你带衣服、鞋子，这些东西以后上东河镇去买。伯伯就给你带回一台电脑，喜不喜欢？”

“喜欢！”囡囡高兴得扑了上去。

马大寨一见惊骇不已：“哥，你给她这样贵重的东西，比得上一车的衣服了！”

“不贵！”马驹说，“公司淘汰下来的二手货，还能用。等有长进了，再给你买一台笔记本电脑！”又问，“喜不喜欢什么乐器？嗯？喜欢？学校有电子琴？好的，明儿伯伯给你买电子琴！”

马长发乐得嘴巴都笑歪了，说看你把她娇的！马驹说，我没上大学，我弟读书也少，囡囡是一定得上大学的！又说，我们的社会，一天比一天现代化，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彩。农村是滞后一些，等到囡囡长大了，农村也就逐步赶上来。不管今后走到哪里，学点器乐什么的，生活更有情趣，不至于太枯燥，大单调！

吃午饭时，又放了一百响冲天炮，把喜庆的气氛推向了高潮。菜肴也格外丰盛，天河三蒸即蒸肉、蒸鱼、蒸菜等江汉平原传统美味佳肴应有尽有

有，这是补昨天马驹缺席的团年饭。李乖乖今天是与未曾谋面的哥哥第一次见面，便尽其所能把浑身武艺都献了出来。马驹拿出茅台酒和大中华烟，马长发、马大寨爷俩不大识货，但知道一定是好东西，就一边喝酒吃菜，一边抽烟。马驹不抽烟，也点上一支，陪爸爸和弟弟。李乖乖见马驹只顾往囡囡碗里夹肉拈鱼，他却专拣素菜吃，就问，弟媳做的菜不好吃？马驹说，不是，这几年我大肉大鱼吃得少。马大寨说，你减肥？我们种田人，吃了石头也化成水，不怕发胖！说着，一盏茅台仿佛凉开水似的，咕嘟咕嘟喝下肚，几个哈哈打到狮子古河那边去了。马驹说，你也别太粗心，现在农村得肥胖症的人也不少啊！

饭后，马长发嘱咐马驹，赶紧去给陈也青校长、女伢爹这几位元老拜年，说去迟了就不成敬意。在马驹离家的日子，他们总在打听马驹的情况，对他的每一步进展，都投以特别的关注，表示了由衷的喜悦，马长发觉得马家欠了他们太多的情。

马驹遵嘱，提着茅台酒和各类糕点等礼物，先就近去看望了女伢爹，对他表达了真诚的谢意。接着，他又去探望陈也青，他小学时的老校长。十年前高考落榜之后，在最为潦倒落魄的日子，这位尊敬的师长，给了他父亲般的关怀，教给他做人的真谛，使他最终奔上了人生的高地，迎来了生命中的灿烂阳光。

在陈也青家里，马驹意外碰上了陈校长的公子陈子凡、女伢爹的公子吴宏达，他们都在省城工作，据说在不同的单位任处长，相约着回老家度春节。马驹与陈子凡们，尽管一个村子住着，因年龄上相差十来岁，过去素昧平生，第一次聚会却极为投缘。大家无拘无束，谈到了龙船地的过去、现在，还有将来。这几位吃官饭的公职人员，胸中有一个共同愿景，都希望龙船地的明天更加美好。他们听到过关于马驹在南方打拼、又颇有成就的传闻，有一种由衷的欣赏和钦佩，连连赞叹奇迹啊奇迹！慢慢的，马驹成了谈话的中心。

吴宏达原是大学中文系的高材生，文学细胞丰富，对马驹的经历，兴趣格外浓厚，一迭连声问马驹，当年背着一编织袋老鼠药出去闯世界，如今事业如日中天，这十年是怎么打拼过来的？遭遇过怎样的挫折与失败？有着多少痛苦与欢乐？有什么样的困惑与感悟？……

这简直就是一部书，叫马驹一言难尽啊！当年走出龙船地，宛如一叶小舟，驶进一条波诡云谲的河流，四顾茫茫，溯江而上，触礁，翻船，呛水；爬上岸，揩开血迹，再匆匆往前趲，一步一步朝自己的目标靠近。他是用自己的执着与精明，还有永远抗争、永不服输的天性，书写了他的充

满传奇的十年人生。出于礼貌，马驹很简短地做了回答。陈子凡们听了，称赞马驹是从草根走出的 CEO，是龙船地的精英人物啊！

“你们才算精英哩！”马驹谦逊地说，“我只不过在南方，办了个小小的公司，自己打理自己的公司罢了，不是什么 CEO，也算不上什么精英呀！”

“公司叫什么名字？”陈子凡兴趣盎然地问。

“叫‘龙马公司’，主要做广告策划、装饰装潢类业务！”

“好，”吴宏达连连称赞，“龙船地……马驹……马老板……龙腾虎跃，骏马奋蹄，龙马精神，汇一块儿了，有寓意，有诗意！”

“我可没想那么深，那么远，觉得好听就行了。”

他们又问起马驹，未来怎样发展？有什么打算？马驹说，我有个构想，为了家乡，为了乡亲们，我会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今天的聚会，不是一个主题鲜明的发展论坛，只是一场乡亲间偶然的节日邂逅，不会去做任何意义上的磋商和探讨，马驹也就不便深谈。但他已体认到，陈子凡和吴宏达都对他有着某种强烈的期待。他觉得，自己踏上家乡的泥土，仿佛置身于一架人梯之上，脚下是那样的坚实，躯体里正在注入一种活力，底气在升腾。

离家十年，对于龙船地，马驹有着太多的牵挂和刻骨铭心的思念。他急不可待，要好好感受自己家乡的变化，约了陈也青、女伢爹一道，来到了横跨狮子古河的王老爷桥。站在桥面上极目远眺，龙船地还是以她亘古不变的姿态，优雅地安卧在华艳湖与狮子古河之间的“龙船”上。层叠的屋宇，透过疏朗的树林，白花花迤邐远去几里长。参差错落间，全是两层、三层的楼房，大都贴了不同色彩的墙面砖，风格新潮，装修豪华气派。联想起十年前的凋零和苍凉，马驹觉得这变化太超乎想象。这既昭示着主人家的富有，也彰显他们分享着时代的大餐。目光收回来再看眼前，在龙船地翘起的船头和船尾，作为龙船地标志的王老爷桥和百顺坝，却更为凋残破败而不堪重负了，这一反差太强烈，马驹心里有些空空落落。

从桥头下来，狮子古河边的树丛里，一座突兀挺立的石碑，赫然跳入眼帘。年复一年的风雨驳蚀，石碑已失去了表面的光洁，却更显古朴厚重。阴刻竖排的“德及梓里泽被闾乡”两行八个大字，漫漶得有些模糊了，仍然依稀可辨，表明它负载了更多的岁月沧桑，还有龙船地人久远的缅怀和感念！马驹在碑前伫立良久，才默默地离去。

穿过 318 省道，他们走进华艳湖。湖，已不是地理概念上的湖，在战

天斗地的年月，湖水被逼进狮子古河，当年的湖便成为农田了。这里还是那样的辽阔广袤，一碧无垠的绿，流到天的尽头。远处的鱼塘，方方正正一字儿排开，宁静的塘面，泛着粼粼白光。这格局与十年前一样，没有太大变化。

“看来，我们的龙船地，差不多进入小康了，”马驹说，“不过……它也许还远没有达到那种较高的境界！”

“是这样！”陈也青说，“要做的事还很多！”

女伢爹也说：“就好比一个家屋，只要你想干，就有干不完的活！”

“那倒也是，”马驹说，“在南方，我在打理自己公司业务的同时，总在留意农村的消息。我猜想，我们龙船地变化虽然这么大，但这些变化，主要得益于各种劳务收入和从政府那里获得的转移收入。农业本身的开发，土地的使用价值，都还没有达到合理化的水平，还有很大的开掘空间！”

“你的分析很对！”陈也青赞许道，“不错，在你离开龙船地的十年里，龙船地人手头比过去活泛了，宽裕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温饱也早已解决，很多人盖起了楼房，但这只能说初步摆脱了贫困，不能说人人都富得流油了。如果一只手抓劳务收入，另一只手在土地里刨金蛋蛋，两只手一起动作，簸箕里的豆豆，可能就来得更快了！”

从华艳湖的田垌出来，他们绕了个大圈，回到318省道旁。这里，曾是一个赫赫有名的大棚示范园区，现在一片凋零。眼前几十座琉璃瓦尖顶小屋，等距离的一溜排开去，足有几里路长，这是当年大棚人家收藏农具和小憩的所在。曾经的光鲜被无情的风雨驳蚀殆尽，雪白的墙面被烟熏火燎啮噬得面目狰狞，惨不忍睹。与之相映成趣的是一溜单字大标牌，横向铆在水泥墩上。单字牌的不锈钢边框里边，钛合金板上做着白底红字，大字为“党员双带工程示范园区”，落款的两排小字是“中共东河镇委员会东河镇人民政府”。经受了岁月的敲打，仍然显得精致和雄伟，那样醒目而招摇。

“这里还算气派吧？可是……”陈也青十分沉痛。

这里浓缩着龙船地一篇令人扼腕的兴衰史。

数年前，市政府带着资金和人马来到龙船地，搞种植反季节蔬菜的改革试点。大棚组建起来后，第一年老百姓信心十足，却没有人进行有力的组织和领导，种植户完全处于自在自为的状态。缺乏先进的技术，种出的作物参差不齐，产量不高，质量不好……终于盼来了外地客商，第一趟两辆大卡车，放了一辆空车回去；第二趟一辆车，客商和司机在东河镇旅馆住了一夜，仅仅装了半个车厢，人家再也不来了！没法子，种植户们骑着